

內政部登記證書字五一五號
中華郵政特准執照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八年八月廿四號

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

半 月 刊

半月刊 第二十二期



中國民主半月刊

本刊定於九月十六日第二十五期特出
太炎先生紀念專號如蒙 海內外作
家惠寄 宏著凡有關於 太炎先生平
生行事學術文章政治思想之作務請于
九月一日前賜下本刊當盡量登載特此
徵求伏希

公鑑

制言半月刊社敬啟

太炎先生輓聯

自七月八日至廿一日
上海追悼會輓聯另編

國難方殷國師遽喪

天維將絕天道何知

劉守中

文學信兼優我謂孔張以來惟君獨步

師生洵並美羣歎章黃既去舉世靡宗

符定一

雕組雅言遺陶隱居巍然久魁江表傳

囊括大典繼鄭高密淒其來對禮堂書

姬覺彌

六藝垂熄三古無徵憎茲謬種流傳攝齊足襯羣妄魄

百里蹙國四郊多壘料得精魂激楚昭陽行作單于宮

費行簡

絕學泝師承昔從湘綺近式蘇門靈光殿獨存侍座餘談猶昨日

大名尊斗極旣題母銘復章兒碣愛晚樓待記問天何意傷斯文

蕭幹

希聖希賢生已有名方顧絳

立功立德死當穿冢近劉基

屈愛良

喪東南大師爲國脈傷爲鄉學慟
有河汾高第誰新命佐誰絕業傳

邵 章

是經師是人師緬懷吳門舊事一夕十年恨相見晚

爲國老爲耆老遽痛魯殿靈光千秋百世得未來時

沈元焉

才雄倚馬文富雕龍畢生祚史枕經宇宙大名欽泰斗

天上騎鯨雲中駕鶴斯日歸真返璞東南樸學失宗師

南桂馨

王顧闡遺書非種必鋤三百年來伸士氣

周秦傳絕學斯文遽喪五千里外哭人師 黃旭初

民族革命參公穀兩家言筆伐口誅四海知名蕭穎士

喬義生

樸學大師邁乾嘉諸老宿火傳薪盡千秋絕業顧寧人

海內通儒浙西一士

文高皇漢心雄萬夫

閻百川

革命得湯武伊周之志

著書與許鄭杜馬同功

朱子橋

經師人師曾與講帷聞絕學

今世何世感懷國步哭先生

彭允彝

國故演雷音猶憶南雍承譯語

姑蘇違雨話從今刻漢孰昌言

柳翼謀

五百年不朽文章合太冲炎武爲一人以先生之名議先生之謚
七十載獨尊壇坫與湘綺曲園分片席是天下公認定天下公評

吳禮蒼

治古音兼有曉徵東原若膺之長繼往開來偉績尤推轉注說

尊歷史直邁子玄漁仲實齋而上外夷內夏微言遠紹春秋經

馬裕藻

萬里一官問政大嵒先足食

廿年半子終天永訣悔來遲

朱鐸民

萬里南遊與不佞縞紵交歡鴻詞勞表先君墓

一朝西指念先生文章革命寰海同悲國學師

李培炎

斯文將喪墜緒獨肩峻望重儒林允矣大名光北斗

手澤長留步趨靡及靈光仰魯殿燦然吉羽耀文瀾

陳訓慈

論功爲民國元勳未嘗有祿位尊榮見

立義與中山並重而能以文章德行傳 方於笥

奸士傾心等閒持祿公卿尊酒坐中今北海

說詩感舊永憶聯牀兄弟圖書館畔好西湖 陶在東

慕文成公光復神州金火乍相交竟使英雄造時勢

擬曲園叟退居吳下青藍真不忝只應小子媿師承 潘芝龕

續蒼水寧人太沖薑齋之遺緒而革命蠻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載卒能驅

逐客帝光復中華國士云亡是誠宜勒石紀勳鑄銅立像

萃莊生荀卿子長叔重之道術於一身文史儒玄殫心研究凡著書廿種講學卅年期欲擁
護民彝發揚族性昊天不弔痛從此微言遽絕大義無聞 錢玄同

素王之功不在禹下

明德之後必有達人 馬裕藻 許壽裳 吳承仕 周作人 沈兼士 錢玄同

槩括劉賈許穎以闡揚十二經玄素遺文始議胡董終駁皮康自排滿反日以還式昭攘夷

大義

繼述王李顧黃卒光復五千載羲農舊物繫獄三年去食七日後漁父中山而逝允推開國
元勛 吳承仕

太炎先生輓詩

耆自宣尼終數言久不作告遂數千載著述何紛博華辭盈篇籍精意寡所託歐風東漸送聖道益損落邪說橫神州狂狡妄自度餘杭出大師才思信卓犖富貴非所願慨然振木鐸拒放功云偉發明亦復傳吳中陶士林翰墮共相恪何意厭人世歎爾桀靈鶴天罡旣已隕衆星慘寂寞惆悵感我心血淚已交涸

淮嶽降神生傑豪總角入餐秀朋曹排滿奇思震漢族革命壯志折同袍南海萬言自云高餘杭蜚鬚若洪濤雄筆能掃千億敵康梁何人豈足撓數次東渡備辛勞幾番遭厄幽獄牢浩氣霈霈充天壤華夏兌復欽勁操豐功偉績信可歌萬古流名如江河日月麗空塘爭耀兩儀並存誰同科 樊廷英

中原亂無章胡塵蔽漢城人心若豺虎天地滿甲兵聖嘉羅衰世感激動中情惟況此艸創國艱羈手自營夫子曰此逝我泣不成聲

干木不足印魯連不足賢夫子興廢國功成隱一麾一麾良不羈師儒惟仔肩世俗惡義亂邪說何便便講學豈標舉爲使斯道宣痛哉志未終天不假之季

弱冠好詩書負笈南北趨曩昔歷幽并今茲淹東吳問業拜夫子聞教尋一隅說經極精覈論道孰環樞寥廓無不容百家歸一鑪惠音永弗替形骸遽槁枯何瞻復何仰我心悲且餘吾師有戒訓處愚惟薪見劉漢
闡話况我樗櫟材寧取騁辭論侍教不暮月守拙抑厥身豈圖凌雲志終古不能申死生各異路幽明不可親杳杳瞻冉道誰知我苦辛

斯夕不出戶契闊而勤思一夕且自守謂有披雲時奈何迴颺舉梁木折於茲有疑將莫決矧與大道期去去莫復道泣涕亦漣渙

師教何諄諄念此心益悲恨我寡咨請時去復尤誰大道竟無聞中心有忸怩自昔賢知士處世如囊錐我獨胡爲者坐令日月逐天乎何高高地乎何彌彌

天地曷有極吾師惠無垠孔顏可復出幼眇誰與論老莊靡靡道釋氏共一津環顧無足語冥然葆其真天寶欲近之何必淚滿巾

滿巾亦有因抑鬱不可申凶頑胡不殄奈何殞磊人七十將何託講習會會員
正七十人道術幾沈淪誰爲游與夏誰爲孟與郇誰繼先生志誰能闢荆蓁引領已瞻望中懷已悵悵

姚豫泰

神龍噓氣磅礴大荒鸞鳳軒翥寥廓翔翳維夫子黼黻煌煌手披雲漢摘抉天章下視濁

世塵垢粃糠夫子於學明道正義直養所充塞乎天地發爲文辭縱橫凌厲電激雷轟當之
辟易沉湎載籍枕胙羣經遠紹絕緒幽讚神明一代宗仰河嶽日星胡天不弔遽墜典型寒
風嗚咽冷雨淒其聞耗震仆朝野涕洟嗟余小子江漢柄遲感念疇昔撫膺徘徊緘詞千里
以寓一哀神兮不泯尙其鑒茲 魯宗鼎

二十期 喀電刊誤

第一頁第九行寒電脫馬裕藻三字

太炎先生祭文

於庠周孔云歿蠻夸猾華縣歲百千異族騰擎誰其膺之劉顧黃王或成或不義具煌煌晚有先生承緒箸行攄言開迹匪類日傾彼藪有虎磔牙噬土亦離其竇方正日諶奮翮冲霄漸東西海峰智摩文鬱粲懿采昭昭春秋灝灝三禮羣經之歸繁言之氏先生明之微奧誕章既融既秩日完厥防有士頻頻夸言是尙混殺黑白顛倒下上邪風既肆天地黯晦不有先生斯文其隊嶽嶽先生惠量旁通開繆暢百氏勘異彙同檢柙家法開講于吳春風風人無閒賢愚末予小子服膺自夙山川阻采竊附私淑猶忝彌年親炙可幾胡天不弔憲星隕暉伏讀制言恭聞顧命曰有學會我勞日病繼今委講惟羣子望大道荒荒絕讀攸杖哀此惠音詔是後人猶有傳旨不窮火薪溷溷斯世茫茫何歸陳詞於邑日寫我悲

何曉履

目錄

拜跪舉廢議

讀易臆斷

禮制雜說五篇

觀物化齋閒話

毛詩通度類目

詩義申難錄序

詩疏揭問序

唐律通韻例證

黃岡李君墓誌銘

蕭公肇安先生家傳

請太虛上人爲佛學院長疏

補白

荅漢大師語錄

卷六所見所藏明清史籍題記

著硯樓讀書志

太炎先生遺著

沈瓞民

但植之

但植之

徐行可

徐行可

徐行可

徐行可

太炎先生遺著

黃季剛先生遺著

黃季剛先生遺著

孫世揚

潘承弼

潘承弼

本社徵求下列諸書報雜誌

雅言

大義

教育今語雜誌

洞庭波

華國月刊

國學叢編

蘇報

國故

民報

如蒙惠寄上列各種書報雜誌全份或零冊著當具薄酬以
答雅意來件請注明通訊處以便函復

制言半月刊社啓

拜跪舉廢議

太炎先生遺著

今之拜。書所謂拜手。太祝所謂空首。皆跪而行之。若稽首則拜頭至地。稽頸與頓首則拜頭叩地。亦跪而行之也。或者以爲古坐席地。故跪拜爲乘便。今既用倚凳。則跪拜煩而宜廢。此不然也。士禮所述。主人迎賓皆在門外。賓主卽相向再拜。送賓至門外。主人亦再拜。時在步行之中。非燕坐席地。豈爲乘便也。且古之肅。卽今之打躬。立而行之。若必爲乘便者。迎送當行此禮。而必屈膝跪拜。則非爲乘便明矣。又太祝尙有奇拜。杜子春謂是漢時雅拜。何武所舉方正尙行之。其拜先屈一膝。滿洲俗之請安。乃禮失而在夷者。夫坐本席地。則兩膝皆屈。胡爲先屈一膝。此又非乘便明矣。吉凶賓軍嘉五禮。軍禮以介胄不拜。古今所同。賓禮則今之國制。雖謁大總統。亦祇三肅。推之長屬相對。朋友相處。並不宜有跪拜之節也。惟吉凶嘉三者。宜如舊法。吉禮釋奠先師。今制行四拜禮。其餘祠祭。可以類推。嘉禮以昏爲大。依士禮。惟親迎奠雁。再拜稽首。女氏無答禮。及婦車至門。婿揖而入。入室合巹。婿婦皆與贊者相向而拜。而婿與婦無交拜。明日婦見舅姑。婦拜。舅姑答拜。據彼稱舅姑旣沒。三月奠菜。婦拜扱。

地。則生見舅姑。拜亦扱地。而非肅也。婦人以肅拜爲正禮。惟初見舅姑。則拜至扱地。足徵其重。今時昏禮奠雁。再拜者尙多。其他或婦人就位。與婿相向三肅。亦不違古。婦見舅姑。亦尙行跪拜。此皆上稽禮度。下適時俗。不宜有所變更也。喪禮自葬以前。古未有向戶柩而拜者。但以哭踊爲禮。非獨弔者。雖子姓亦然。而主人之于弔者。或拜稽頰。弔者亦不答禮。今踊既不行。惟有易之以拜。對于戶柩。子姓則稽頰。弔者則再拜可也。且主人之在喪次。匍匐就地。若弔客立而三肅。則賓主失倫。故自司馬書儀。喪禮已多有不拜。此亦今所當法。然古惟有再拜。至明始行四拜禮。過爲煩重。今宜如古制便。冠禮母與兄弟尙拜冠者。則尊長之接卑幼。不宜坐受。今宜以肅拜答之便。

凡言肅言肅拜言擡。三者一實也。字林云。擡。舉首下手也。謂引首下至于手。故少儀注。謂肅拜爲拜低頭。此但俛首不跪。今世謂之打躬。俗或謂之鞠躬。正名則當言肅言擡矣。顧今人必脫帽行之。此亦有所取法。按漢世多言免冠頓首。清時奏對。叩頭亦必脫帽。以元服在首。則不便于叩地也。昔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卻至見楚王。免胄趨風。其見楚之使者。亦以免胄三肅承命。此由介者不便跪拜。故免胄以示稽首之意。今之脫帽鞠躬。昉于遠西。

不拜以去煩。脫帽以見意。所謂告朔之餼羊者也。以郤至嘗有此事。故賓禮行之。不爲用夷變夏。

同一肅拜。其禮又有文質。字林言舉首下手。則必僵僂至于折腰。今日日本人相見問候。猶然。此禮之稍文者也。少儀注言拜低頭。則說文云。鎮。低頭也。引春秋傳。迎于門者。鎮之而已。鎮則視揖尚簡。視執手與言爲少恩。今人所謂鞠躬正然。但以疑立端容。表其致敬。書稱欽哉欽哉。欽卽鎮也。其在車。低頭馮軾。則謂之式。記曲禮。式視馬尾。注。小俛。正義曰。馬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轡軸下頭時。不得遠矚。而令瞻視馬尾。凡云君子式黃髮。入里必式。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國君下宗廟。式齊牛。依周官齊右注引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皆以低頭馮軾爲敬。古車皆立乘。立而低頭。其實鎮也。

荊漢大師語錄

孫世揚

漢志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三千三百里。當以人行道計之。提封田一四五二三六四零五頃。則方田實數也。以算法明之。古六尺爲步。方步三十六。二百四十步爲畝。畝八六四方丈。里法一百八十丈。方里三三四。畝法比里法三七五。古尺比今尺三之二。古一百八十丈今一百二十丈。古三萬二千四百方丈今一萬四千四百方丈。古方丈比今方丈九之四。古一方里今零四四里不盡。漢志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三千三百里。爲方里一二三六九萬。又云提封一四五一三六四零五頃。以三七五除之。得三八六八七千方里有奇。不及三分之一。以是知東西南北是人行道里。而提封爲方田實數也。漢志三八六八七千方里有奇。卽今一七一九二千方里有奇。東有樂浪。朝鮮南有交趾。九真。日南。安南南北有五原。九原。雲中。定襄。河套故今十八省僅有一四六十萬方里也。

讀易臆斷卷下（七）

沈默民

象也者像也

祖縣按。釋文云。衆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董姚還作象。集解引崔憬注。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像之象也。象像本一字。說文。象。象也。从人从象。象亦聲。讀若養。本傳象也者。象此者也。皆其證。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事也。

祖縣按。後漢書仲長統傳。損益篇。引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後漢書民作臣。馬國翰目耕帖。以爲統所述。蓋三家經文。此言大謬。蓋後漢書爲章懷太子注本。避太宗諱。改民爲臣爾。禮記王制疏引鄭玄注。亦作民可證也。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祖縣按史記大史公自序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公所引與今易稍異正義易大傳下引張晏謂案下二句是繫傳文則張晏所見本與史公同也本傳又謂談受易於楊何漢書藝文志易傳有楊氏二篇注何字叔元菑川人徐廣曰解

菑川人同漢書藝文志引作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與今易同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齋列傳論曰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歸作會何晏論語集解衛靈公篇非也予一以貫之解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知之何氏所引其文又異而正義曰周易下繫辭文也則孔氏所見另一本也何氏以一貫之一以元釋之非知易者不能道也又攷釋名釋言語慮旅也旅衆也易曰一致百慮慮及衆物以一定之也劉氏所引與今本同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祖縣按後漢書郎顗傳顗拜章云(上略)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

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火字係木字之訛。立春之後。木王非火王也。素問調經篇。不寫則溫氣去。注溫氣謂陽氣去。論衡寒溫篇。陽氣溫。又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寒溫隨卦而至。溫與暑異。素問至真要大論。彼春之暖爲夏之暑也。注陽之少爲暖。其壯也爲暑。溫猶暖也。在書洪範疏。暑是熱之極。是也。

往者屈也來者伸也

祖縣按。釋文。屈如字。正勿反。集解作謔。音義通說文。謔。詰謔也。一曰屈嬖。从言出聲謔。謔或从屈。廣雅釋詁。一謔。屈也。謔又作出。周禮庭氏注。嘻嘻謔謔。釋文。謔。本亦作出。又釋文。信又作伸同。韋昭漢書音義云。古伸字。是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祖縣按。李善注文選卷四張平子南都賦。引周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害生焉。利生作利害生。其義較勝。蓋此節上文有日月往來。寒暑來往。本文屈信下

文。尺。蠖。龍。蛇。皆。二。字。比。原。文。僅。一。利。字。與。上。下。文。不。合。若。有。害。字。比。則。義。法。始。合。善。注。
似。有。所。本。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祖絲按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此漢人之言五行者以經傳之言妄證其事實謬之甚者也雲從龍不與龍蛇之孽相涉龍蛇之孽更不與龍蛇之孽相涉龍蛇既蟄矣又何能作孽哉後漢書張奐傳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奐言似較五行志爲善然漢人此種議論未能脫董相劉子政之窠臼也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祖絲按許冲進說文表引此無甚深意魏書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孫盛按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頤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羣

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攢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乎大道。孫氏於崇尙清談之際。獨標己見。力排王弼。不以老易相。混難矣哉。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

祖縣按。蜀志姜維傳注。引孫盛晉陽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期如字。左傳襄二十五年杜注。期作其古通。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祖縣按。說苑指武篇。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亂。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全也。文與今本異。將不威不懲句。增小大兩字。且不懲大句。與下小懲而大誠句。意義全悖。此節重在誠字。省刑罰也。故曰。大不得已而用懲。故曰。小。今。曰。不。懲。大。則。大。且。不。懲。則。綱紀盡矣。疑說苑有奪字。小懲是懲惡。大誠是勸善。漢書張敞傳。無以勸善懲惡。卽不

威小不懲大之意也。

祖緜又按魏晉論刑法者以此爲引經據典之具。魏曹彥復肉刑議曰。

按御覽六百四十八引覽王隱晉書

著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刑彰刑而民甚恥且創黥刑見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以畏所以易曰小懲大戒豈蹈惡者多耶李勝難夏侯太初肉刑論

按通典百十八引

易曰

履校滅趾無咎仲尼解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

之福也滅趾謂去足爲小懲明矣夏侯玄難之曰聖賢之治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

易曰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

刻截者傷害之意截或作截廣雅釋詁二斷也詩長發疏截者斬斷之意切截即切肌雙聲也

刻截則不得反善矣太

初之言允矣曹李之說皆以意爲之爾一切經音義七古文戒作誠誠說文誠敕也从

言戒聲戒說文警也从十持戈以備不虞方言十三廣雅釋詁二皆訓備也李勝之說

以滅趾爲小懲則以斬殺爲大戒矣此勝直不知訓詁也履誤阮元校勘記作履石經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止亦作趾古本屢誤履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祖縣按。大戴禮。禮察篇。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則禮義積。以刑罰治之者。則刑罰積。刑罰積。則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潛夫論。慎微篇。三代之興廢。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爲一惡。是爲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爲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懼。布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己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二說皆精粹。而戴說猶醞。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祖縣按。禮記。禮運篇。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鄭玄注。能守自危之道。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史記五帝本紀。存亡之難。索隱。存亡猶安危。易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是也。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詞。則曰難。釋危。亡兩字。禮運盡之能守。危則不亡。安其位。猶守也。漢書。谷永傳。引作危者有以安者也。亡

者保其存者也。永易。晉京氏。其說與今易異。係京氏學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祖縣按。說苑指武篇引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非任者非而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仲舒策文據此而言也。又劉向傳。向上疏云。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文稍有出入。疑向所見者或本也。晉書列傳。卷五十九。忠義。翟紹傳。紹又上書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鑄。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紹以存不忘亡。以諫主。語極切中。得易義矣。與段灼傳按晉書列傳卷五十八意同。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祖縣按。釋文出知小。音智。漢書敘傳。述爰盎朝錯傳第十九。錯之瓊材。智小謀大。禍如發機。先寇受害。班氏知作智。師古注同。集解知小作知少。虞翻注曰。兌爲少。知力小作

力少。虞翻注曰。五至三。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少也。小少知智古通。風俗通十反篇。虞政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潛夫論。忠實篇。季世之

臣。按後漢書句有詔如主句。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詔。謂破敵者爲忠。多殺者爲賢。

按後漢書而時主至爲賢。任專

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此等之儻。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按此等之儻。至以辱終也。後漢書刪易曰。

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按力少而任重。句後漢書刪重。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按其任兩字。後漢書無。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

按其位兩字。後漢書無。其殃必大。節信此論。指訐時短。討謫物

漢書無。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情至矣。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云。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小作少。錢大昕云。當從唐石經爲正。後漢朱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小任重。又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按王莽傳重。大與今本又異。今本少作小。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錢說是也。鮮集解作眇。釋文亦出眇。云本亦作鮮。仙善反。少也。是引釋文少也。眇

鮮通眇。或作眇。係俗字。

子曰知幾其神乎

祖繇按。越絕書德序外傳紀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兆言其災。夫子見利與害。去於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爲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漢書楚元王傳。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文選卷十四班孟堅幽通賦注。曹大家曰。大素不染。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城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公羊昭公三十二年。冬黑弓以盪來奔。傳叔術覺焉。何休解詁。覺悟也。知少爭食。長必爭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事之先也。後漢紀二十九獻帝紀。袁渙少與弟徽。俱以德行稱。是時漢室衰微。天下將亂。渙與徽閒居。從容謀安身避亂之地。徽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之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已矣。夫

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之興。多患衆矣。微將遠
蹈山海。以求免乎。乃避地至交州。世說新語卷十一。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仕
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爲戒。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
爲難。交疏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按晉書隱逸傳。亦引此似野史。謂故不錄。幾。字。虞翻注謂陽也。義泛。此虞氏根據下文。幾者。動之微。爲陽。動陰靜矣。諸家之引證。無裨經義。何晏之說。更墮於玄虛。說文。幾。微也。廣雅。釋詁。四同。易乾卦文言傳。可與幾矣。釋文。理初始微名幾。書臯陶謨。一日二日萬幾。孔傳。幾。微也。荀子解蔽篇。危微之幾。注。萌兆也。與機同。至古書用機者。如禮記大學。其機如此。注。機發動所由也。管子七法篇。存乎明於機數。而機數無敵。注。機者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諸說皆可采而以釋文。爲。塙。

君子上交不誼下交不瀆

祖縣按。楊雄法言修身篇。上交不誼。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法言瀆作驕。後漢書延

篤傳。延致季文德書。瀆作驥。又韓陵傳。亦作駢。瀆古駢字。同書朱穆傳論亦作瀆。用古文也。

吉之先見者也

祖縣按。楚元王傳。作吉凶之先見者也。疑或本也。義較精。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祖縣按。呂氏春秋。先識覽。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高誘注。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不韋何知言耶。後漢書。陳寵傳。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又文苑趙壹傳。壹報皇甫規書。蓋見幾而行。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二事可與先識覽互相闡發。晉書孫楚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機而作。周易作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焉。此勸降之書。不過引周易以偶春秋而已。以萌兆二字釋幾。是古訓也。

君子知微知彰

祖縣注。文選卷十。潘安仁西征賦注。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凡選注。日。周易。注者。皆王弼語也。此注。殆爲王弼注。無疑。袁鈞。鄭氏。佚書。易注。引。攷證。曰。文選。注。引。易。注。不。稱。鄭。然。集。解。及。王。弼。並。無。此。文。是。鄭。注。也。袁。說。大。謬。王。弼。佚。文。見。諸。注疏。及。他。籍。夥。矣。而。袁。氏。不。詳。攷。證。卽。曰。此。鄭。注。也。悖。矣。余。蕭。客。古。經。解。鈞。沈。云。失。名。注。較。爲。得。體。然。亦。未。明。李。善。體。例。

祖縣又按。集解引姚信注曰。此謂豫卦也。二下交初。故曰知微。上交於三。故曰知章。孔子。此節。本釋。豫。卦。門人。記之。是也。孔子。引。易。介。於。石。不。終。日。曰。貞。吉。豫。之。六。二。爻。也。豫。之。六。二。變。爲。大。壯。互。體。有。離。離。爲。日。故。曰。不。終。日。其。象。昭。昭。明。矣。理。亦。至。淺。而。姚。信。亦。以。六。二。立。說。又。以。六。二。爻。之。下。爲。初。爻。故。曰。二。下。交。初。六。二。爻。之。上。爲。三。爻。故。曰。上。交。於。三。以。初。爲。微。以。三。爲。章。誤。矣。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林。微。隱。行。也。說。文。同。隱。行。與。幽。昧。義。同。然。初。爻。在。二。爻。之。前。其。象。已。見。於。二。爻。之。前。何。得。謂。之。微。謂。之。章。則。可。也。禮。記。坊。記。所。以。章。疑。別。微。又。學。記。微。而。臧。按。臧。與。章。聲。通。足。證。古。人。行。文。微。章。比。耦。說。卦。傳。坤。爲。地。

微也。變離爲明章也。此猶可以擬議之。姚氏以初爲微。以二爲章。證諸易例。終覺不合。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祖縣按論語先進篇。子曰。回也其庶乎。與此文意合。何晏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諸家釋庶。均以庶幾二字連綴。皇疏。庶庶幾也。虞翻注。引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也。與今本論語異。疑齊語也。爾雅釋言。庶幾尚也。淮南子繆稱篇。吳其庶乎。注。庶幾也。庶幾同。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祖縣按。魏志司馬朗傳注。孫盛曰。繇既失之。按。繇。朗也。朗亦未爲得也。按。朗也。王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中論虛道篇。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二說皆明人事。於孔子寡過之旨。劉說尤三致意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祖縣按釋文。絪本又作氤。同音因。縕本又作氲。紆云反。說文作壺壺。壺壺專也。从壺吉聲。壺壺也。从凶从壺。不得泄凶也。易曰。天地壺壺。偁孟喜也。白虎通。嫁娶篇。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性情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倫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絪縕如字。醞作淳。潛夫論。本訓篇。上古之時。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併。混而爲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諸中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機衡乃平。絪縕亦如字。王氏此說。雖非易注。實易之本義也。文選卷十五。張平子思玄賦。李善注曰。周易曰。天地烟煴。萬物化醇。又卷十八。嵇叔夜琴賦。李注。謂包含天地醇和之氣。引日月光明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卷五十五。劉孝標廣絕交論。李注亦作絪縕。是李氏所引之本。燄縕並見。可證古通。構鄭玄作覩。石經作構。皆尋字之引伸。詩中構之言可證也。

以體天地之撰

祖縣按。九家易曰。撰數也。萬物形體皆受天地之數也。謂九天數。六地數也。剛柔得以爲體矣。下文雜物撰德之撰。釋文。鄭作算。云數也。義與九家易同。

雜而不越

祖縣按。越。說文作踰。从走戌聲。易曰。雜而不越。惟敍文。又作雜而不越。越。古今字也。

復小而辨於物

祖縣按。王引之經義述聞。虞注云。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也。以乾居坤。故稱別後。韓注曰。微而辨之。不遠復也。按。以陽居陰之卦多矣。何獨於復言別物。虞說非也。韓取別嫌明微之義。則是辨物之小。非小而辨於物矣。今案小。謂一身也。對天下國家言之。則身爲小矣。辨讀曰偏。古字辨與偏通。復初九。傳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所修惟在一身。蓋亦小矣。而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萬事之大。無不由此而偏及。故曰復小而偏於物。大戴禮子張問人官篇。情邇而暢乎遠。原注今本誤改察

一而關乎多。原注。謂與賀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是其義也。愚以爲王氏失之。文中如申明韓注。謂則是辨物之小。非小而辨於物矣。立說嚴密。治經者當取法也。以小爲一身。則誤矣。說卦傳以立天立地立人之道。爲三才。人與天地準。不得謂之小也。且九德三陳。是指一卦言。非指一卦中之一爻言也。今王氏以復初九象曰。以修身也。以爲小。卽一身。則不可也。繫辭曰。齊大小者存乎卦。又曰。是故卦有大小。又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言大小者。皆指卦也。復陰卦也。故稱小小。而辨於物。猶言陰雖微小。而能辨於物也。復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荀爽注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何妥注復亨曰。復者歸本之名。羣陰剝陽。至於幾盡。一陽來下。故稱反復。陽氣復反而得交通。故云復亨也。崔愬序卦注。夫易窮則有變。物極則反於初。故剝之爲道。不可終窮。而受之於復也。辨辯古通。繫辭辨吉凶存乎辭。釋文引京房注。辨明也。正義復小而辨於物者。言復卦於初細微小之時。卽能辨於物之吉凶。不遠速復也。以明釋之義。墻。

恒雜而不厭

祖縣按。王引之經義述聞。荀爽曰。夫婦雖雜按雜字原錯字集解居。不厭之道也。孔穎達曰。言恒卦雖與雜碎並居。而常執其操。不被物之厭薄也。記云。今本正義。厭薄作不正。阮元校勘宋本云。宋本不正作厭薄。王氏據宋本也。案。自乾坤而外。皆剛柔雜居之卦。不當獨於恒言雜也。雜當讀市。市周也。一終之謂也。恒之爲道。終始相巡。而無已時。故曰市而不厭。恒彖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原注。又同。有與終則匝矣。終而又始。是市而不厭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復而不厭。杜注曰。常日新。復猶市也。古字雜與市通。呂氏春秋圜道篇。圓周復雜。無所稽留。高注曰。雜猶匝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雜市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市。說苑修文篇。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亦以雜爲市。愚以爲王氏此說亦失之繁辭。曰。雜而不越。又曰。六爻相雜。唯其時變也。又曰。若夫雜物撰物。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雜雖訓聲。皆通匝。宜如字不必改。市也。方言三雜集也。說文。雜五彩相合。从衣集聲。國語。鄭語。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注雜合也。荀訓錯。王氏改雜。本傳六爻相雜。虞翻注。

陰陽錯居曰雜。文選卷四張平子南都賦注錯雜非一也是錯雜係雙聲。下文恒以一德。一者不雜也。

益長裕而不設

祖縣按周禮疏四十引鄭玄注設大也周禮考工記曰中其莖設其後韓康伯作虛設之設戰國秦策高誘注設貪也益長裕而不設若以貪釋設義塉故下文言益以興利不貪故能興利。

巽以行權

祖縣按申鑒時事篇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巽以行權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曰絕之也曰權曰宜弗之絕也荀氏家世治易此言象謂无妄之災大過凶大過下巽无妄六三爲无妄之災卦无巽惟中爻有之豈荀氏指中爻言也新論明權篇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其經而合于道反其義而後有善若華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劉氏此言較何晏集解爲勝。

其出入句以度外內句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

祖縣按潛夫論夢列篇。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卽吉凶之符。善惡之效。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爲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爲福。是故太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於羣神。然後占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省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虢公夢見蓐收。賜之土田。自以爲有吉。因史囂。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修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潛夫此論。以恐懼修省爲禍福之所自來是也。其引易無其出入以度外內二句。文氣不貫。因知懼由出入外內所致爾。疑脫簡。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祖縣按呂氏春秋孟夏紀。高誘注。易繫辭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其人苟可。其事非不可。呂氏原文係無不可。高注因引苟非其人作非不可也。漢書藝文志。數術指意。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官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

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敘傳述。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班氏以數術爲易之小道。睦等學微術昧。競言災異。雖不若易道深遠。然無其人。猶不能明。況易者乎。後漢書方術傳序。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亥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墨。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于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范氏之意。亦與班氏同。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魏文帝答董巴等令云。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不借繫辭以文過。是漢魏人之通病。

噫亦要存亡吉凶

祖緜按。噫。馬融曰。辭也。崔愬曰。噫。歎辭也。王引之經義述聞云。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正義曰。噫乎發歎。按原文。噫乎發歎。要定此卦存亡之與。則居中爻。則居然可知矣。釋文曰。噫。於其反。王肅於力反。辭也。馬同案。馬王注是也。噫與抑通。或作意。又作億。小雅十月篇。抑此皇父。

鄭箋曰。抑之言噫。釋文。抑辭也。徐音噫。韓詩曰。意也。按古意。德。噫。通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按皇疏。抑。語助也。莊子外物篇曰。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雜事篇曰。噫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韓詩外傳噫作意字。竝與抑同。噫亦。亦卽抑亦也。大戴禮記祚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修身篇。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者於天下。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字。並與抑同。此噫與噫嘻之噫異義。正義以爲噫乎發歎。及釋文於其反之音。皆失之。噫亦二字連讀。讀噫字爲句尤誤。王說義精。

知者觀其彖辭

祖縣按。彖辭。釋文。吐貫反。馬云。彖辭也。鄭云爻辭也。周同。王肅云。彖舉象之要也。師說通謂爻辭之辭也。一云卽夫子彖辭。王肅之說亦非也。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彖者。材也。王弼易略例。凡彖者統論一卦之體也。又繫辭曰。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又辨吉凶者存乎辭。又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此所謂彖辭。是二而非一也。

先子謂觀卦之彖爻之辭。合中爻互推之。則理自明矣。釋文馬鄭王三家之說皆所得者偏彖辭二字不可連說。合上文存亡吉凶觀之是明證也。

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祖縣按易注惟崔憬之說猶存。言重卦六爻亦兼天地人。兩爻爲一才。六爻爲三才。則是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卽三才之道也。先子注曰。此言易之大用在人道也。（中略）兼者重也。如兼山艮是也。兼三才兩三才中爻既明。然後天道地道人道悉備。无中爻。則无人道。禮記孔子問居三王之德參於天地。鄭玄注曰。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爲三也。中庸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荀子王制篇。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法言聖人擬天地而參諸身乎。在易以三畫論。二爻爲人爻。以六畫論。三四兩爻爲人爻。至中爻。至二爻至五爻。二爲地道。五爲天道。三四兩爻與天地參。盡人之能事。卽人道也。管子五行篇。人道以六制。注六者兼三才之數。祖縣又按漢紀六高后紀論。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休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迴日轉。大運推移。雖日

遇禍福亦在其中矣。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又十三武帝紀論。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中略)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按中和指也。人道則含血失其神。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荀氏家世治易。悅雖未有易注。其言可作易注讀也。梁書許懋傳。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非佗。三才之道。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終。六位時成。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矣。至於封禪。非所敢聞。懋云六年一祭。以乾元六位時成。以附會三才。大悖於經旨矣。

當文王與紂之事耶

祖縣按春秋疏六十六引鄭玄注據此言以易文王所作斷可知矣。鄭氏言易是指周易言因連山歸藏雖同是說卦之書其名與易有別也。正義引馬融陸續等語卦辭文王爻辭周公按爻辭周公見
蘇衡正說篇與鄭氏說相爲表裏者也。

占事知來

祖縣按新書道德說云易者此之占者也。又云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其說是也。漢書藝文志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旗之屬著名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易所謂占者以筮起數與大卜掌三兆之法不同按周禮大卜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二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二體有一體有十頌亦與掌三夢之法有別按周禮大卜其運有九是九運十其別易占卽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按大卜其運有九是九運十其別非三夢之法也。

人謀鬼謀

祖縣按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按示即
祇也之禮是以天人地爲三才

之陽。以神鬼示爲三才之陰。故上文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下文言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集解引朱仰之曰。人謀。謀及卿士。鬼謀。謀及卜筮也。又謀及庶民。故曰百姓與能也。馬國翰目耕帖。以荀爽九家集解有朱氏。疑卽朱仰之也。非是。因集解列朱仰之於虞翻下。當是晉以後人集解引九家概名之曰九家易。不舉姓氏。此其證也。儀禮疏一引鄭玄注。謂謀卜筮於廟門。與朱義合。

吉人之辭寡

祖縣按。正義引孫毓毛詩異同評。小雅節南山之什。節南山。謂尹吉。傳曰。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氏昏姻之舊姓也。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傳云。吉人之辭寡。王肅以尹氏吉氏。謂之尹吉。附會之辭似非經生之說也。

禮制雜說五篇

但植之

庶人稱府君說

府君二字。漢時以稱郡國守相。見於碑版者。如漢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漢故梁相費府君碑。之類。多其故吏郡人所立。魏晉六朝。猶踵其例。唐人始以府君稱其家之曾祖。祖若父。韓愈沂國公先廟碑。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通典祭祝文皆稱考某官封謚。朱子語類云。無爵曰府君夫人。漢時已有。祇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云明府。今人亦謂父爲家府。邱文莊輯文公家禮。稱處士府君。湛若水告祖父。亦稱處士府君。呂坤曰。府君儒人爵也。生爲庶人。死而爵之可乎。明會典品官祝版。稱先考某官府君。庶人祝文。稱考某人。章太炎先生曩語及此事。謂惟正印官有民社者始得稱府君。其他皆不免濫贅。按唐律名例。不義謂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云云。疏議曰。府主依令職事官五品以上。帶勳官三品以上。得親事帳內。於所事之主。名爲府主。國官邑官於其所屬之主。亦與府主同。其都督刺史皆據制書出日。六品以下。皆據畫訖。又賊盜律。謀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吏卒謀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者。流二千里。疏議曰。刺史都督縣令。並據

本部者。日知錄云。府君者漢時太守之稱。三國志孫堅襲荊州刺史王徽。徽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孫策進軍豫章。華歆爲太守。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是漢惟守相得稱府君。若今之省長縣長矣。府主之稱。凡位長官而有直隸關係者。所部所事皆得稱之也。或謂民國無階級。朝爲省長。夕列平民。禮貴因時。無取執滯。余謂金石碑版文字之例。從章先生之說爲是。

稱亡父母爲顯考妣說

清趙翼曰。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則父也。曰王考廟則曾祖也。曰顯考廟則高祖也。檀弓殷主綴重。始死未作主。先以木爲重。至虞乃作主。殷人作主後。則聯其重懸諸死者之廟。去顯考乃埋之。疏顯考高祖也。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猶在。離顯考。乃埋之。是古人皆以高祖爲顯考也。其稱父亦曰皇考。皇者大也。於君上之義無涉。禮父曰皇考。母曰皇妣。離騷。朕皇考曰伯庸。晉司馬穣爲燕王告祔廟文。亦曰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也。徐健菴讀禮通考。謂今人以顯考爲父。起於元世。時以皇字爲君上尊稱。遂易爲顯考。然葉石林云。漢議宣帝父稱羣臣。初請謚爲悼太子。魏相以爲宜尊稱曰皇考。自是皇考遂爲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石林之言如此。則似宋時已無父稱皇考之例。余考續通典宋明祭文祝文。稱考。

某人妣某氏。亦有稱先考先妣者。明會典品官祝版稱先考。庶人稱考。又品官家廟時祭。自考妣以迄高曾祖考妣皆加顯字。余以爲稱皇考皇妣則駭俗。稱顯考顯妣則違古者惟高祖得稱顯考之義。以從明會典品官之例。稱先考先妣爲允。

居喪稱守制說

今人居喪於簡刺姓名之上。用制字以爲識別。或謂民國未定禮制。此制字不知何義。夫民國草創。值時多難。雖未能斟酌古禮。草建時制。然守禮之士。當行其心之所安。不當以禮制所無而遂蕩越禮教也。清梁章鉅曰。禮記喪服四制。有以恩制。有以義制。有以節制。有以權制。世專於喪服言制。蓋本於此。則今人居喪所用簡刺。於姓名之上。旁注制字。於禮未爲不合也。

居喪稱不孝說

今人居喪。赴告簡札稱不孝。考之古禮。父母喪皆稱哀子。如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孔疏曰。祭爲卒哭以後之吉祭。喪謂虞以前之凶祭。未有稱不孝者。按開元禮四品以下宅兆。蒞卜者命曰。孤子某云云。注曰。今儀。父及祖稱孤子。孤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溫公書儀以孤屬父。以哀屬母。或問朱子孤哀二字之義。朱子曰。溫公祇據今俗。不欲父母

混稱宋政和禮。虞祭至大小祥祭。祝文父曰孤子。母曰哀子。邱文莊輯文公家禮。謂旣行古禮。父母喪俱宜稱哀子。然世俗相沿。恐卒難變。隨俗亦可。余謂赴告等宜從書儀。以孤屬父。以哀屬母爲便。夫五禮三千。不孝之罪爲大。孝者繼祀之稱。今日不孝。是自居名教罪人。於禮不協於義不安。此則亟當釐正者也。

居喪署名從吉不合禮說

今人居憂服與人通簡帖。有易制字。署名從吉者。清梁章鉅浪迹續譚曰。從吉二字。始見晉書孟陋傳。陋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勸之。然後從吉。則不可以爲三年內之通稱明矣。唐律不孝條。居父母喪。釋服從吉者徒三年。律釋服從吉載於十惡之條。期服從吉。亦杖六十。奈何甘犯科條。以能書從吉爲巧乎。據此。清世禮法之士。亦以書從吉爲謬。今俗服制猶依舊日習慣。晉庾翼云。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茲事雖微。未可遂忽視也。

觀物化齋閒話

但植之

五十四

劉申叔以互訓解轉注。雖本於戴段二家。而說更精確。謂互訓之起。由於義不一字。物不一名。其所以一義數字。一物數名者。則以方俗語殊。各本所稱以造字。考老而外。若草部蓼芟。互訓。許君說之曰。蓼楚謂之芟。秦謂之薢蕘。艸部茅菅互訓。言部諫證互訓。木部極棟互訓。穴部竅空互訓。人部何僕互訓。音近之字。如艸部菲蕩互訓。言部譙譁互訓。支部改更互訓。鳥部鴻鵠互訓。入部入內互訓。木部檻櫳互訓。禾部稻稌互訓。貞部顛頂互訓。均雙聲也。艸部蓋苦互訓。走部趨趨互訓。均疊韻也。此轉注之正例也。他如山部嶧嶧也。嶧嶧也。此轉注之變例一也。艸部芽。萌芽也。萌草芽也。木部榮。桐木也。桐榮也。此轉注之變例二也。木部根。木株也。株木根也。巾部常。下常也。常下常。此轉注之變例三也。食部餽。周人謂餉曰餽。餉。餽也。昌部陂。坂也。坂陂者曰坂。此轉注之變例四也。然變例之字。音恆相近。多屬雙聲疊韻。惟許書轉注。僅指同部互訓。若夫爾雅方言。其音近可互相訓釋者。乃轉注之廣例。不可以釋許書。以其說頗得以簡馭繁之旨。特撮要以供治許書者之隅反。

五十五

劉申叔謂古無文字。先有語言。造字之次。獨體先而合體後。卽說文所謂其後形聲相益也。此一發明也。顧氏爲詩本音。而古音之部分秩如錢氏又翼之以正音轉音之說。證明舌上輕唇二音古所無。此一發明也。章太炎先生於陰陽對轉。區其弇侈。半齒彈舌歸之舌頭。明一字之有重音。辨轉注之繫造字。此一發明也。

五十六

古論語。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世家孔子魯論語。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蓋按名所以別同異。辯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說勝。孔子謂名不正則事不成。必也別乎同異。察乎是非。然後名無不正。言無不順。故曰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不可名則不行。則不言。其立身也。則言顧行。行顧言。其爲治也。則循名責實。無相僭濫。孔子罕言性命天道。而立身施政。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彼小辯破道者。未足語此也。馬融以正名爲正百事之名。春秋繁露云。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韓詩外傳卷五。說魯君假馬於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皆馬說所本。

五十七

改火之說。淮南子管子言之詳矣。隋書王劭傳。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輶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葵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尙食內廚。及東宮諸主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此說顧亭林篤信之。日知錄云。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於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蓋按顧氏就醫理言。本於古昔。習醫者宜實地證之。若夫烹肉宜用松枝。烹湯宜用木炭少火。而不宜於石炭壯火。此則盡人知之矣。事關博物。未可以說舊而忽之。

五十八

鄭注秋官篇。多引漢制以說經。如不識。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

之者。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人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前爲刑事。後爲民事。一則須人證。一則以無本主。故須其子嗣以其地之人來乃爲治之。鄭司農解後者爲土地訴訟。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聽土地者以疆界爲證。此當是漢法。

五十九

禮記疏。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潛研堂集云。孔子之言中庸何也。曰。說文庸從庚從用。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自天言之謂之中。傳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也。自人言之謂之中庸。唐虞相傳。皆曰執中。而孔子中之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則中庸卽執中之義矣。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無定體。而執中莫如隨時。時中者中之用也。雖然。時中惟聖者能之。而擇中而執之。則人皆可勉。中之所在。善之所在也。故亦謂之擇善。聖人之教人也。欲使賢愚不肖之倫。去其不及而歸於中。故示之以從入之方。曰擇乎中庸。然則何以復言中和。曰未發爲體。已發爲用。發而中節者。合乎時者也。天有四時。順其序謂之太和。人有七情。得其節謂之中和。中以和爲用。非時則不和。

故博雅訓庸爲和。中庸首言致中和。中和卽中庸也。以道體言之曰中和。以入道言之曰中庸。然則先儒何以訓庸爲常。曰凡物之失其常者。不可以用。其可以常用者皆中道也。一人之身。其分子臣孝友。其境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不同而各有當然之道。當然者合乎時者也。時然後行。謂之庸德。時然後言。謂之庸言。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者時中之用也。熹按此以中庸全書要旨釋中庸之義。至爲普遍。呂氏以無過不及釋中。先儒以庸爲常。章太炎先生采之。且曰無損減增益二執。曰中心常住曰庸。豈非至德也。時中中和無損減增益二執之謂。心常住則能素位而行。程子謂此書乃孔門傳授心法。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所謂放之則彌六合。無損減增益之謂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心常住之謂也。

六十

章太炎先生曰。宋明諸儒喜言天地萬物與吾心同體。而不敢言天地萬物由此妄心所造。喜言生生而不敢言無生。喜言川流不舍晝夜。而不敢言恆轉如瀑流者爲無常。熹按晉人善言名理。陸機嘆逝賦云。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此雖本川流之旨。而云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蓋已形

容恒轉如瀑流者爲無常矣。復云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庶幾悟無生之旨矣。

六十一

郝仲輿曰。先儒以大學中庸二篇爲道學之要。別爲二書。夫禮與道非二物也。禮者道之匡郭。道無垠鄂。禮有範圍。故德莫大於仁。而教莫先於禮。自二篇孤行。則道爲空虛而無實地。四十七篇別列。則禮似枯瘁而無根柢。所當亟還舊觀。熹按今大學中庸雖列入四子書。而禮記仍列二篇。清代並行。後儒亦嫌大學空虛。宋真德秀著大學衍義。明丘濬著大學衍義。補於是大學乃成內聖外王之學。修己治人。近取卽是。

六十二

朱子偶讀漫記曰。東坡手書煮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註勿正爲句。非獨程先生也。熹按東坡以煮肉法喻勿忘勿助。此最足啓人智慧。修身爲治。亦莫不然。

六十三

唐劉晏始於揚子造船。每一船破錢千貫。或譏其妄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造。須謀經久。乃於揚子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凡五十年。船無破敗。餽運亦不缺絕。晏理鹽

鐵。惟置官於出鹽之鄉。取鹽戶所資鹽鬻於商。任其所之。無鹽州縣。不復置官。曰官多則民擾也。晏稱善理財人不厭苦。其謂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及官多則民擾。乃深達治體之言。理財特其餘事耳。

皮日休雜體詩序。以蠅蝶在東。鴛鴦在梁。爲雙聲之始。劉勰云。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暎。談藪梁武帝嘗作五字疊韻詩曰。後牖有榴柳。命朝士仿之。劉孝綽曰。梁王常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唐人如溫飛卿題賀知章故居云。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雨中與李先生期垂釣。先後相隔云。隔石覓屐迹。西溪迷雞啼。小鳥繞曉沼。犁泥齊低畦。此倣疊韻而爲之者。至飛卿之棲息銷心象。簷楹滴豔陽。則倣雙聲爲之者。其句中二字用雙聲疊韻者。如杜詩以支離對飄泊。則雙聲也。悵望對蕭條。則疊韻也要當出於自然。不庸矯作。

六十四

顧亭林曰。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蓋按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學者但患不似耳。過此以往。非所知也。心學家謂人皆可爲堯舜。此不過進人取法乎上之意。亭林乃欲使操觚之士。人人比肩李杜。此必不可得者也。

六十五

晉書殷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此可知能文之士。貴多讀書以發其美質。不學面牆。難語著作。謝氏所云。學者之針艾也。

六十六

章太炎先生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謂七尺之軀也。其智謂之道。其質謂之器。而形兼持之。形與器奚以別耶。器則地水火風。形則眼耳鼻舌身也。此從世俗言之。究其實。惟乾坤爲易之緼。蓋接晉成公綏天地賦云。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晷明迭照。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翹翔。六氣氤氳。岐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族殊別。羽毛異羣。各含精而鎔冶。感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間極兮。偉造化之至神。其曰虛無。曰玄清。皆形而上者。曰陰陽。曰五行。皆地水火風形而下者。其曰造化。曰至神。卽乾坤爲易之謂。其曰太素紛以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又曰。

授之以形。稟之以氣。各含精而鎔冶。感受範於陶鈎。卽形兼持道器。無所區別之謂。更廣之曰。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羣生而載育。人命託於所繫。皆混合道器。玄同智質。未嘗離智道而言質器。亦不歧質器與智道爲二。復有庾闡弔賈誼文曰。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用。故能全生。其曰智必存形。形託神明。故能全生。卽太炎先生其智謂之道。其質謂之器。而形兼持之之喻。形亡則智與道不能獨存。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晉人文賦。典奧藻絢。學者賞其秀隱。遺其玄旨。未爲得其菁華也。

六十七

晉書稱郭謐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冉閔徵爲太常。謐遺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齋按章太炎先生云。說文。善。吉也。吉善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卽謂善。故庶幾者有不善未嘗不知。謐謂冥心至趣而與吉會。非知幾慎獨之功深者。未易語此也。

六十八

晉書王導問郭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兼按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文謂不憶故無情。卽無欲故靜。及太炎先生不思則朋不從。無意則我不立之說。

六十九

晉書董京答孫楚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道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凜。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瀆浮磬。衆人所玩。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悟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闊我顰顧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兼按京詩謂藏器於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及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正是神我之說。視得失寵辱死生如塵芥。可謂充實而有光輝者矣。

七十

蘇子瞻詩運用典實。却如己出。偶讀晉書。陰澹稱索繫宅不彌敞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樓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趙秋谷襲其句爲詩云。身無半畝輕天下。眼有千秋愧此生。則嫌豁露矣。余戲以澹語易爲五言云。窮巷不彌敞。志乃隘九州。身共塵俗伍。心與造化游。持較趙句。未知優劣。

七十一

古人詩有全以意勝者。唐文粹勝槩門載顧況山中作云。野人愛向山中宿。況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若出於今人。則鮮不以爲偷夫之作。文勝質久矣。不獨文藝爲然也。

七十二

王摩詰入山寄城中故人云。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垂。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鄰叟。談笑無迴期。以禪機入詩。宛然一幅山居看雲圖。世傳摩詰詩中有畫。于茲益信。世之覓畫題者。宜於此等詩求之。

七十三

漢書薛宣傳。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煩碎無大體。今民事訴訟。以錢額分審級之管轄。宣之爲此例。實亦綜覈名實之意。漢史譏爲煩碎。未爲確論。

七十四

漢書薛宣傳。宣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聞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才。何可學也。凡學術之造詣。至於極深處。則有賴於資才。吏道其一端也。

七十五

易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此特爲溫帶之人言耳。熱帶一日之間。自爲寒暑。廣東諺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故寒暑相推成歲之說。爲熱帶人所難曉。

七十六

漢書儒林歐陽生傳。兒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尙書爲樸學。弗好。今人不喜讀經。亦正以爲樸學。非利祿所在耳。

七十七

北齊盧潛。有行檢。善與人交。與鄒衍。西李壽之情好相得。曾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稽生性情。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甚。衍以爲然後生涉世當奉爲法。

毛詩通度類目

徐行可

文

異文

本字

詁訓

別美中詁訓之言同者與異解焉

誣語

後儒勘正傳記者誣說有足

詞例

增詳

毛詩名彙

依說文音部次兼釋文音義

毛詩文句韻編

以字編韻

毛詩韻藻

非單字與不爲名詞者入此

毛詩傳箋粹言

依丁儼等言體式錄子史詩疏雋語

文選文句推本集

錄其本自詩經者

音表

簡端列舉經文首依傳義達書陸氏釋文所引先唐本師說本毛公詁訓直下已讀者又音次者之于下於鄭箋用三家義爲之反切者次之鄭箋異讀不本師說說本毛公詁訓作音次者之于

者清儒說音

韻部
增詩經韻表 韵例

事

本事

兼余三家義說本事者

邊典

傳箋中以漢制事證古韻俗者增焉存之

孔疏攷史語彙

增語于清下儒申

義

序意

傳義

三家義

箋用三家義

下鄭氏所云自著者

先唐師說

孔疏駁正之者。增引詩賦詩斷章取義者。增焉。

孔疏違義

未詳說

後儒發揮

非申毛鄭義者。不录。

清儒申毛

申鄭

難鄭

廣詁

新義

增詩義叢鈔

前人詩說散見文集雜著中者。存目。

毛詩外傳衍

此與前目似復以題非說詩而文中舉詩義者入此說。

通論

詩帖

未授義例等。依經次體文發問。

別錄

詩說存佚攷

詩說平議

依四庫下間出已意有所識例。條舉清儒平議二語于別當之文。

詩說鉤沈

其自唐訖宋清儒未存錄遺著。

孟六所見所藏明清史籍題記

潘承弼

國壽錄四卷便記一卷

吳兔牀校抄本

查東山國壽錄四卷。便記一卷。記載晚明四朝人物。以官階次先後。末附列女。別具體裁。案東山著有罪惟錄一書。疑此本當時捃摭故聞。藉備稽覽。罪惟錄成後。此書不忍廢棄。遂以國壽存其書。前有例言十二則。亦不詳何人所爲。有云原本分裝十帙。其敍國初勳貴及仙釋方技諸傳。約居其二。知先生初旨。固欲成一代全史。非僅表章鼎革諸公也之語。則知此書已經後來刪芟矣。刪者何人。亦未能詳。讀例言末條云。原本爲扶風馬氏家藏。辛丑春慨付錄出。則刪落當是歸馬氏後所爲無疑。原稿未詳所在。自拜經樓題跋著錄。而傳世遂舉是本爲嚆矢。拜經一本。舊藏吾族香雪草堂。甲戌書散。以六十金歸予插架。兔牀先生朱筆跋語。書於例言之後。又傳信錄攀髯江陰兩疑案及逆闖始末後。均有兔牀跋語。拜經樓題跋記內失載攀髯疑案內跋語一節。爲遺珠矣。全書間有朱筆校正訛奪。審亦免牀手筆。內容所錄。卷一崇禎朝爲傳五十三。卷二弘光朝爲傳五十一。卷三魯監國朝爲傳四十四。卷四隆武朝爲傳十七。永曆朝爲傳二。而雜載故聞及姓氏之無可傳者。錄爲便記二十一則。附焉。洵可補史乘之闕遺矣。東山罪惟錄。近由涵芬樓影印。傳世有日。安得此本相附而行。僅亦爲治晚明史者之一助乎。丙子六月七日識于宋韻金篇之居。

詩義申難錄序

徐行可

諸經傳注。毛詩敍傳最古。承師則原諸子夏。故訓則本之不疋。而文約體略。不讀箋疏。無以明其詞旨。以箋疏論。亦有蔽短。鄭氏旁采三家。間下己意。學无專主。又好以禮言詩。泥迹害志。抵牾遂多。孔氏綜疏傳箋。于其異同。復有牽搘之失。是徒循誦箋疏。恐亦不得詩人本誼也。宋明儒者因心生說。倍經反傳。抨擊舊文。不憚詞費。其失也。諷清儒說字。釋詞暢隱。抉微程功爲密。第比附詞句。務從齊一。更穿鑿義訓。憲言通假。依其說解。文從理順。而師說有不可悉信者。經旨轉晦矣。今說詩宗毛爲主。後儒之書。申成傳義者。甄要刪存。期不繆于原旨。宋明詩說。疏蕪詎亂。人所易審。時有善言。未可悉廢。學者既明古訓。亦應備覽其書。知所從違。故不采列。亦不加駁詰。書不盡言故也。重以卽經見道。當文已明具。廣徵辨說。此世之餘事耳。清代蘓文。未有定論。說經之儒。不依先師。義有相伐。持孤文。逞偏詞。以自申證。儻不別白。轉生迷惑。因出其甲乙主名。兩存其語。以明是非。示從違。著一代學術得失之迹。俾承學之士。鑑真祛妄。于一切言事。毋取乎紛更專輒之爲者。匪徒說詩余也。國之治亂。繫于一人之心志。持風化而見諸事爲。生斯世。長斯土。今何時。志何事。何用愚賤如余者之曉曉乎。然

詩以言志。志以見義。詩義之廣大美備。固亘古今而不蔽。彌宇宙而無間者。用詩之道。拔拂今日中國之難。以生以致升平之治。綽乎其有餘。而斯意無人知者。故不可以不言。抑今之世。何事足容余言。必假事以成之。言以足志。茲于說詩。纂修前緒。不欲迎合風習。埽棄舊文。蒙蝕經誼。假以致余志焉已耳。若曰。以是宣達詩人之志于天下後世。則余豈敢。

詩疏褐問序

徐行可

詩三百篇。自商頌外。純取周詩。毛公生值周季。去聖未遠。述敍。作詁訓傳。傳其所學。視齊魯韓三家義。獨審備。以是鄭君箋之于漢末。二劉疏之于隋世。唐興。孔沖遠氏。承詔作疏。兼綜古義。融會羣言。削煩增簡。辨詳得失。治詩者儻取其書。精研覃思。尋其條貫。于經序詞意。傳箋隱略之旨。庶易通曉。而疏文既繁重。講業有程限。以之施教。良非所宜。漢光武令鍾興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他如伏恭省減其父譖齊詩章句。桓榮及其子平長尚書章句。去五之四。其事各具朱傳。唐史徵爲易口訣。自謂約孔疏爲理。是講疏尙約。自昔然矣。錢泰吉曝書雜記上云。唐人義疏。讀者每病其繁。魏氏九經要義。以刪識緯爲主。未能盡節繁文。臧氏琳。欲仿史通點煩之法。裁翦義疏。別爲小疏。舉禮記樂記周禮大司樂二則爲例。見所譏經義雜記第十一卷。按錢氏亦有意爲小疏而未成書者。宋人則魏氏要義外。賈似道門客廖瑩中亦有手節十三經注疏。以國事異。未及入梓。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明人則張溥有十三經注疏纂。見黃道周張天如墓誌。見黃漳浦集卷二十六。依錢氏說。要義猶未盡善。則廖張之書。恐亦未能繁簡得中也。忠之虛薄。未能櫟梧疏義。別爲一書。啓學子因陋就寡之習。復不敢以末師碎義雜

反之詞。譁世取寵。令學子觀聽不決。遂奇而失正。竊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公穀傳春秋。皆自設問答。逮後班固譁通義。徐彥疏解詁。仍襲斯體。唐長孫無忌等造律疏。亦漢永元中徐揭問往舊以詮釋律文。依孔疏文句。揭題發問。表其詞。別其事。析其旨。明其例。記阮氏文選樓刊本行格于下。用資究覽。其詮釋語。具載當文之內。不待刪要逐書。別爲解答也。解答之語。疏文不具者。倚席之際。因言以宣。于疏義有未安者。就問語中。設然疑之詞。以見意。別爲詩義申難錄一書。明之。以祛蔽導滯。未能自審于是非。故不敢率爾成言之。而漫下己意。出之于文。以輕詆前修。語夫理董之業。將以俟諸達者。

唐律通韻例證

施則敬

休寧戴氏謂二百六韻。蓋法言之舊而獨用同用之注則唐初許敬宗所奏定。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者也。又謂唐初因法言撰本爲選舉士人作律詩之用。視二百六韻中字數多者限以獨用。字數少者合比近兩韻或三韻同用。苟計字多寡而已。案敬宗奏定獨用同用之事。見於封演聞見記。其目不詳。今廣韻所注。究爲敬宗所定與否。不可知也。證以敬宗之作。亦有出入。是敬宗曾否奏定。抑又難知。况乎廣韻定於宋人。其同用獨用之注。出自丘雍。玉海固有明文。卽其二百六部之目。恐亦未能悉同於陸氏原書矣。今以唐律用韻與廣韻校。出入多至六十一事。茲列舉於后。凡廣韻不可通而通之者。則規誌其旁。(用。之處以韻之少爲主。其雜用者皆誌之)

(一) 東冬鍾通用

陳元光落成會詠中宮雄通崇戎虧蒙功宋之間函谷關風憲中逢空孟浩然洛中送奚三還揚州風中同逢又田家元日東農童雙張九齡奉和聖製過王濬墓農功雄裏風忠杜甫雨晴風農紅空耿津遊鍾山紫芝觀風重濃達司空曙送李嘉祐正字括圖書兼往揚州覲省風農東中韋應物同德寺閣集曉從風空宮崇同中通豐集王建上武元衡相公雄崇中空宗又七泉寺上方從躍重龍峯鐘中甘翁劉禹錫福先寺雪中酬別樂天宮東中風懷又赴和州於武昌縣再遇毛仙翁十八兄因成一絕東洪封李約歲日感懷窮宮冬童白居易與徵之唱和來去常以竹筒貯詩陳協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簡胸龍容對李商隱垂柳中東風松空又無題重健通紅風

(二) 東、冬鍾、江難用

李華寄趙七侍御重。峯。通。中。宮。空。蒙。風。漁。紅。春。溶。衝。東。雄。袁。童。公。鋒。江。鴻。第。封。容。從。翁。松。胸。逢。籠。蹤。

(三) 東、冬鍾、登難用

陳元光示珦。弘。風。龍。農。空。通。蓬。

(四) 東、庚耕清通用

張說封泰山樂章。豐。平。鳴。成。

(五) 冬鍾、江通用

張說廣州蕭都督入朝過岳州宴餞得冬字江。宗達冬重又奉和過晉陽宮應制庸封龍雍蹤從重峯恭達客邦。

(六) 多鍾、蒸登通用

僧貫休寄新定桂雍龍。僧能醫騰僧齊已懷南岳隱士。峰。曉。僧。棲。登。

(七) 江、陽唐通用

皮日休奉和魯望謝惠巨魚之半江。看香光郎陸龜蒙南陽廣文欲於荆襄卜居襄美有贈代酬次韻。鄉。雙。窗。缸。江。

孫元晏馬仙埤。降。方。昂。

(八) 支脂之微通用

宋之向桂州黃潭舜祠。疑。輝。妃。飛。微。歸。許。敬。宗。奉。和。入。潼。關。旗。師。伊。廣。唐。渭。畿。肅。宗。賜。梨。李。泌。與。諸。王。聯。句。兒。一。類。

王。衣。(信王)型(益王)爲(帝)陳子昂田光先生稀疑。衣又感遇衰遠。而期量時杜甫北風垂歸稀。芝又水檻
乘。垂持歛嗟支爲悲。又詠懷懷爲危歸。啼飛微。非。時司持施茲斯池調蘇頌邊秋薄暮歸。悲懷章應物留別雒京
親友師辭池知暉。歸衣錢起陪南省諸公宴殿中李盈宅。奉時隨詩遲追寶參湖上閑居稀。魏桂宜私王建原上新
居十三首之一。亂稀。連雖又喚時衣。遣衰非。既移爲白居易長安送柳大東歸離歸。杜牧題木蘭廟兒眉妃裴說般
若寺知詩儀歸。僧貫休海覺禪師山院師知暉。時池

(九) 支脂之微魚雜用

僧貫休春遊涼泉寺歸除爲遲伊。

(十) 支脂之微齊雜用

劉兼倦學稀。娛難知之。

(十一) 支脂之微咍雜用

儲光羲同諸公秋日遊昆明池思古遠。池遠故。悲難遙。暉。潤枝夷。師。旂。爾儀飛。拔歸。貧爲非。隱。思難潤。微來。罪難時。

(十二) 支脂之齊通用

陳元光太母魏氏半徑題石姬師兒媚慈碑期湊。詩垂枝熙施肩吾日晚歸山詞泥溪。岐賈島寄武功姚主簿西坡。
泥溪梯低漢帝聲迴

(十三) 支脂之佳皆灰咍雜用

李同喜鸞公自蜀歸臺。槐齋節階。

(十四) 微、佳皆通用

孟浩然送王五昆季省覲關。歸衣飛

(十五) 微、灰咍通用

李德裕秋日美晴郡樓閑眺寄荆南張書記。開來歸臺

(十六) 魚、虞模通用

張九齡初發巴中贈王司馬兼寄諸公。居處餘書虛車與殊。初聞噓疏徐廡諸如歟。杜甫秋野蕉。虛塘鰣魚又草堂。都虞臾園鱉閣居。殊。殊。徒踰恩。率。率。竿衛呼娛吁。吳湖蕪疎。器蘆須墟。傳夫枯餘。李賀示弟。餘書無虞岑參行軍詩書。胡超夫圖髮驅王建宮詞。補與書元季川泉上雨後作。初盧圖。隅渠蔬蕪。李商隱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誰秀。如。蠻蕉劉兼新迴車院庭上作車櫳。書疏魚又春霽圓荷。書櫳無

(十七) 魚、虞模、麻雜用

李緝登棲霞寺峯懷望。餘居濡。差。舒。如。沮。墟。躇。魚。於。裾。撻。闇。

(十八) 虞模、尤侯幽通用

獨孤良器沈珠於泉詩。珠符浮。無樞珠丁澤龜負圖詩。龜孤。孤。樞浮。途權德興建除詩。都夫驅虞璫迂軀殊殊符虞。從。儒。僧。齊已寄湘中諸友。眸無湖。孤。途。

(十九)齊、佳皆通用

鄭錫送客之江西 混涇低回迷

(二十)齊、佳皆灰咍難用

李賀送秦光祿北征
鼙。震。開。材。低。嘶。齊。泥。膚。闕。啼。來。疊。杯。暉。矣。樓。臺。哀。敘。梅。迴。

(二十一)齊灰咍通用

李賀春和二兄龍使遣馬歸延州 混來灰雞涇蹊

(二十二)佳皆麻通用

朱慶餘商州王中丞留喫枳殼佳。
花杜甫柴門崖。柴呀家餽車。
查斜她麻沙奢花嗟佳。涯。遮華誇差霞。
又喜晴佳。華花涇家麻瓜。
涇沙斜查嗟公乘德秋菊有佳色佳。
花斜紗華家

(二十三)佳皆灰咍通用

高適醉裴員外以詩代書埃才哉。
頰。台。燈。間。鑄。遇。胎。僵。該。災。鬼。哀。開。雷。材。驗。灰。該。乘。駢。乘。埋。腮。淮。隈。僵。苦。潛。
搖。排。屋。倚。街。瓊。詣。槐。借。杯。來。齊。咍

(二十四)真諄臻文欣通用

李白對雪奉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晨鵠身親論秦臻春塵人慙。
鄰又感遇濱春親人勤。杜甫奉贈鮮于京兆二十
韻入倫臣塵身渝斤。親新巡陳賓說筠宸伸鈞辛辰津又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身塵春巾淪搘顏神辛秦給

親臣馳新真貴。筠辰勻銀蠟人旬鄰寶珍屬。脣機濱筋尊輪勤。晨淳麟仲陳草應物。山行積雨歸途始霽。旬春連新
晨陳忻。獨孤及答李滁州憶玉潭。新居見寄人親勤。鄰又三月三日自京到華陰於水亭。獨酌寄裴六薛八秦辰春
鄰欣。醇申新珍茵身人又送義烏章明府親勤。鄰真王季友寄草子春。春人親黃身新斤。王建送吳諫議上饒州人
身臣銀勤。韋皋贈何遐文。筠軍劉禹錫答前篇。嘆勤人白居易春去。春身人勤。又贈張處士山人中塵勤。親身又早
春招張賓客新欣。身春人陸繼蒙和製美寄懷。南陽潤卿座身人春序。僧貫休劉相公見訪。輪塵人因真新詢筋人

(二十五) 真諄臻、文欣、元覓痕雜用

李賀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浪門春巾秦根雲。

(二十六) 真諄臻、文欣、先仙雜用

白易居病中得樊大書。年身勤。

(二十七) 真諄臻、文欣、侵雜用

杜甫大雲寺贊公房巾。身深入岸臻。

(二十八) 真諄臻、元覓痕通用

崔塗南澗耕叟。注存。資春人王建從元太守夏謙。西樓晉輪軒尊。壤源敦門。

(二十九) 真諄臻、元覓痕、庚耕濟雜用

唐彥謙宿獨留城門。村渾。▲。

(三十) 真諄臻、元覓痕、侵雜用

吳融題兗州泗河中石牀。痕。坤。覓。心。論。

(三十一) 真諄臻、庚耕清通用

韋嗣立酬崔光祿冬日述懷贈答。東城精瓊瑩，爛染燈情。理真英鴻成清明，誠平。益更井楨。

(三十二) 真諄臻、蒸登通用

郭震野井。澄。輸人。

(三十三) 真諄臻、侵通用

李嶠市。等。零市。

(三十四) 文欣、元覓痕通用

李益登夏州城觀送行人賦得六州胡兒歌。分雲覓。君戎昱塞下曲。根門雲。

(三十五) 文欣、庚耕清通用

劉得仁送祖山人歸山。雪。城生迎名。

(三十六) 文欣、庚耕清、青雜用

譚用之閑居寄陳山人。名。靈庭。青雪。

(三十七) 文欣、侵通用

武元衡追贈竇三中丞臺中五言四韻君雲吟分

(三十八)文欣、草談通用

孫元晏徐盛詩分雨甘

(三十九)元覓痕、寒桓、刪山雜用

劉兼春日寓興。壹。寬涼。園。深。

(四十)元覓痕、刪山、先仙雜用

儲光羲同王維哭殷遜年賢。闌幅垣。遷。問。阡。註。篇。然。山。弦。言。又奉別長史庾公太守徐公應召山天賢。沿。先。問。川。較。

元。言。年。

(四十一)元覓痕、先仙通用

花蕊夫人宮詞天圓鑑

(四十二)寒桓、刪山通用

周朴送梁道士閑。壇。寒。丹。劉兼登樓寓望。淒。顏。寒。離。還。又晚。樓。寓。懷。還。欄。寒。顏。竿。盧。汝。弼。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劉。殘。山。王。湊。惆。悵。懷。義。看。問。

(四十三)寒桓先仙通用

李賀追賦晝江潭苑。單寒錢。雄。張。說。同。趙。侍。御。巴。陵。早。春。作。觀。寒。欄。圖。殘。

(四十四)寒桓，嚴凡通用

牟融寄羽士凡。雄璫丹桓

(四十五)廁山。先仙通用

李白下途歸石門舊居笙山。天白居易潯陽宴別前。山顏還又家國三絕之一閉。山韋應物觀早朝。選詩傳詞山間。

天賛遷攀。

(四十六)先仙。鹽添通用

花蕊夫人宮詞。鹽。添奉

(四十七)蕭宵。肴通用

李商隱楚宮。夢遙遺招蚊。又夢澤茅。蠟膜又茂陵精。郊嫋嫋淒長卿登遷仁樓酬子壻李穆謫鏡。腰譜錄朝參。司

空闊寄辭起居。朝拋嘲杜荀鶴山中寡婦茅。蕭苗燒搖僧貫休寶福師見訪交。客。茆拋

(四十八)蕭宵。肴。豪難用

姚合遊終南山。勞。梢。交。亦。儲光羲同王維偶然作。媒。畢。苗。謨。勞。寥。遙。

(四十九)蕭宵。豪通用

李白送富塗趙少府赴長蘆。劖濤臺高聲諸。李賀畫角東城蕭。高刀濤潮。又咸春。綠。腰。勞。槽。盧。延讓謝揚尚書惠

櫻桃。搖。搖。綠。渭。燒。李。洞。中秋月。宵。毫。高。毛。勞。周。晏。賀。若。弱。聚。媒。刀。

(五十) 看、蒙通用

李商隱白喜集苞。夢溫庭筠寒食日作交苞。梢巢郊。

(五十一) 歌戈、麻通用

杜牧懷鍾衡舊遊家。磨多歌羅杜荀鶴題衡陽隱士山居。何斜花葉家又將入關安陸遇兵寇家。多戈和何。

(五十二) 庚耕清、青通用

杜之松和衛侍御城名星。聲陳子昂感遇詩之一青。莖生成又冥。生冥明成停。又青英。暝琴又兵城生驚冥。行平橫王維贈房琯生櫟耕鳴城櫻庭。生刑。營韋應物縣齋榮清鳴耽經。益鄭愔中宗降誕日長寧公主滿月侍宴應制榮生贊。明王涯宮詞行驚聲。司空圖丁巳元日生晴刑。貞。

(五十三) 庚耕清、蒸登通用

杜荀鶴春日山中對雪有作聲。凝冰當層。

(五十四) 庚耕清、侵通用

司空圖虞鄉北原耕金。

(五十五) 蒸登、侵通用

崔珏水晶枕冰勝凝簪。襟。

(五十六) 草談、纏添通用

李賀南園醜。簾。簷。

(五十七) 草誠、鹽添、咸銜雜用

司空圖楊柳枝壽杯詞簾。函。衫。

(五十八) 草談、凡通用

閻邱曉夜渡江潭帆。南。甘。

(五十九) 鹽添、咸銜通用

白居易三月三日簪衫。簾。韻。又白居易晚歸府嫌。衫。李商隱飲席代官妓贈兩從事。簪。街。劉兼春燕啼。簾。嫌。街。簪。

(六十) 鹽添、咸銜、嚴凡雜用

劉禹錫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余再忝科第前後由華覲謁陪登伏毒寺屢焉亦曾賦詩題於梁棟今與馮翊暇日發樓南望三峯浩然生意追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題舊寺嚴帆聲簾李白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嚴潛簾淹城。又劉禹錫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鎮改月偶書所懷嚴鈴瞻銜監嚴鉗咸兼帆占瞻函禮衫撓簾嚴添織凡韻白居易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二十二韻帆淹簾開鈴瞻嚴聲銜管簾衫沾纖黏城瞻嚴兼帆

(六十一) 咸銜、嚴凡通用

杜甫魏將軍歌衫。銜。嚴。帆。劉長卿送孫逸歸廬山。銜。嚴。衫。帆。緝。

孟山所見所藏明清史籍題記

潘承弼

汗青錄二卷

舊抄本

汗青錄三卷。不著撰人。前有康熙二十七年小引。亦不著何人所爲。當是明季遺民。眷懷故國。不敢以名實賈禍也。是書所錄殉節諸傳。自弘光以訖隆武。凡四十五人。首列賴皇帝始末。次列魯監國始末。又次則隆武始末。下附殉節諸臣。起自揚州殉難。終於南昌起義。序次井然。有條不紊。是本原缺。卷一內劉宗周以下九人。卷三內何騰蛟以下五人。當是原本殘缺。傳鈔因仍其舊耳。版心下有樂壽堂三字。亦不詳所從出。作者自序云。『甲申之變。范李諸公死於內。蔡衛諸公死於外。純忠大節。具在國史。雖微吾錄。固不患其無傳也。若夫國亡社屋之後。或身逆顏行。或尸袞原隰。效當門之犬幾。無解於吠堯。彎沒羽之弓。或有嫌於射日。問姓氏則甲乙互譖。考事蹟則杞宋無徵。人之云亡。有餘痛焉。此吾錄之所由作也。』蓋作者深意。志在表彰隱晦。故所收諸傳。甯約無濫。以視連篇累牘。率多雷同。何益於史事乎。每篇後各系論贊。旨亦精切。如論史閣部不死事。旁證許旭梅花詩。謂如秦民之於公子扶蘇。愛秦之宗社。亦愛公子故也。彼謂史公之不死。亦與秦民同意。又論張玉笥事。並及東澗。有云。『玉笥舉于鄉。爲錢東澗所得士。而瞿公式紹爲東澗入室弟子。二人皆殉義。東澗暮年。頸上獨欠一穴。豈所謂不必賢于弟子者耶。』味乎其言。有餘思矣。時丙子六月朔日。得此殘冊于冷肆中。翌日展讀。並誌數語。

黃岡李君墓誌銘

太炎先生遺著

黃岡李翊東少以測繪生與武昌倡義促黎公出主大事。以功任軍務部參議，名在國勳黨。國起又被任爲宜昌關監督兼宜昌沙市交涉員。既而以其先人之狀來曰。吾父少篤學。教于鄉里。年三十五。疽發於脰。卒時翊東始七歲。吾父臨終貌覩以勤學命吾母繼之。家貧忍飢寒。督子讀書。始入學受業。卒年四十六。今吾父卒三十五年。吾母之終亦二十四年矣。往以貧不克襄事。渴葬吾母于陳家園。父未塋也。今始得善地。將遷而祔焉。生無以養。死將遺之令名。請爲銘。余曰。子弱歲忼慨。決死生以興民國。功成不伐。固先德之遺也。是可朽歟。乃叙其世系曰。李君諱啓義。字信臣。卒清光緒二十一年。配王氏。卒光緒三十二年。子四。繼柏。繼鈞。卽翊東。繼紹。繼忠。女一。適周。三子皆前卒。翊東遷葬其親于武昌卓刀泉之珠斗山去倡義之歲十八年也。銘曰。

傷哉貧也。還葬無椁。斂手足形。今始備禮。就茲兆塋。吻而有子。不隕家聲。

著硯樓讀書志

潘承弼

宋刻吳郡志

石湖吳郡志五十卷刊于宋紹定初。板藏吾邑府學內章刺史祠中。至明代猶完好無闕。迨毛氏重刊時。入祠覓舊板。始存朽木五片。疊香爐下。訪其餘已入庖丁爨烟矣。蓋板片之燬。當在明季。三百年中。遞有傳本。自來藏家。不甚經意。至毛氏重刊。宋本遂得珍重於世。然印本先後。實有霄壤之別。猶諸宋本各史。至明季猶未燬版。所謂遠邇本者。其聲價與初印本爲何如哉。石湖此志。亦猶是耳。是本藏家。以余所知者。有常熟瞿氏。及吳興張氏。張本近年據以覆刻。並采宋賓王校舊鈔本及校吳都文粹互勘。撰爲校記。校勘之功。實出藝風一手。故傳世允推善本。不但遠勝毛本。宋本且不如是之精審也。瞿張兩家藏本。余未之見。而張本間有缺葉鈔補。
第十五二十一二十
二三十俱有缺葉未堪稱爲宋本中之上乘。頃估人攜示宋刻此書全帙。取校張本。行款俱合。唯紙敵墨跡。字體漫漶已甚。審爲宋刊明印之本。內卷十七及卷五十兩卷。鈔補殆及其半。估人知余搜羅鄉邦文獻之書。因索鉅值。且云是宋刊元印之本。紙墨可辨。不知紹定距元未久。安有漫漶若是。如其然也。則明印當復何如耶。斷代論紙。直是一孔之見矣。余曾校錄宋賓王校本吳都文粹及此志。知宋刻之未必盡善。而後來勘補之本。是正反多。則余於是本之得失。不足以繫戀耳。書貴實用。徒眩宋元。當爲識者所嗤也。是本藏望江余氏。誦清閣。缺葉漫漶。僅略存宋本面目而已。吾等之口遙邇本。不爲過矣。丙子五月十日燈下識。

蕭公肇安先生家傳

黃季剛先生遺著

先生諱肇安。字學翰。黃岡蕭氏。家世敦篤。祖父並濟德未章。先生生有至性。孝事兩親。友一弟。人無間言。少與弟今湖北督軍兼省長珩珊同師受經。通大義。稍長。以太公衰老。家苦貧。乃去治生。獨獎其弟讀。雖至艱乏。不令廢業。歲時徒步負極送迎。驅望甚厚。自忍飢守約。處之怡然。嘗言我弟非常人。必當顯聞於世。我貧不足患也。太夫人李氏遘危疾。困臥數十日。先生侍疾。憂勤憔悴。晝夜扶持抑搔。不遑休息。太夫人沒後逾月。先生竟以毀卒。彌留中猶呼母不絕聲。配甘氏。德如先生。尤和易。處築娌數十年間。未嘗面赤云。先生沒時年三十六。其後督軍果顯聞於世。如先生言。子二景雲。錦章。皆任用薦任職。其贊曰。士之顯晦。若有命焉。至於孝友之實。斯所謂天爵者也。雖身在閭巷。年壽不登。由君子觀之。其所樹立。未爲不卓卓也。愛弟而策其必成。愛之切斯知之深。豈有他繆巧哉。民國十二年癸亥歲夏歷七月蘄春黃侃頓首拜撰。

孟六所見所藏明清史籍題記

潘承弼

莊氏史案本末跋二卷

祥符周氏勉菴堂抄本

莊氏史案本末二卷。清傅以禮輯。原稿藏北平圖書館。渴欲一讀而未獲。頃佑人攜示祥符周氏勉菴堂抄本一冊。前有節庵自序及周星譽跋語。按謝氏史籍攷著錄是書。所載兩跋俱有脫文。節庵跋內「與余雅有同嗜」句。謝書奪與字。又末增「時佐郡臺陽嗣。又從新修湖州府志采出翁廣平紀事一則。楊鳳苞遺事一首。當補入是編。丙子重九節後二日節叟又記」等文。又周跋內「皆記逆案以來」句下。謝書脫去「南潯與蒲州交好。蒲州當國時。一一錄記以成此書」等二十字。不知原稿舊有脫佚。抑謝氏特刪落之耶。惜不獲原本一勘正之。是書取恭菴筆記。賈三 榴龕隨筆。陳寅 清攬研堂見聞雜記。亭林文集。鮑琦亭集外編。秋思草堂遺集。李秀陸 香祖筆記。觚臘等書摭拾而成。於莊史故實。最為詳贍。然榴龕隨筆所稱書中無志表帝紀世家。止有列傳一語。以吾家所藏莊史殘本勘之。則赫然三紀猶存。傳聞失實。又未敢取信耳。外此所載。當亦未必盡實也。傅氏搜輯之功。得此聊存掌故。當亦為研究史料之一助乎。丙子六月三日燈下展讀一過。揮汗漫誌數語於尾。

請太虛上人爲佛學院長疏

黃季剛先生遺著
唐祖培錄

太虛大師座前。頃於武昌城內闡置佛學院。經營粗竟。謹案章程。應恭請院長一人。羣情歸仰。獨在大師。企向之誠。良非言喻。謹陳斯院建立之因由。以及須待大師之忱悃。題之於別。惟裁省焉。昔法王御世。獨演圓音。然機感不同。故所聞亦異。去聖滋遠。說亦紛紜。推而論之。則至教之流通。以今日爲尤亟。何者。世間玄儒之學。下至小家珍說。未有不高言人道。贊歎善行。然人道之隆。至佛斯極。所以世尊之降。必在人中。若夫百四十法。六波羅蜜。廣攝三界。普被四生。古之人其備乎。固無得而稱矣。毗尼一藏。論其緣起。多由人興。無惡而不捐。無善而不作。且以五戒而說。衆生性罪。淫殺爲先。世間之法。有斷邪行。無訶欲本。有禁殺傷同類。無譏啗食生靈。尋淫之與殺。異生所同。二者不除。何名人道。所以積愆招業。至於世宙汙霧。風紀日頽。而導欲之書日出。生靈日瘁。而克敵之器日新。自非上慈。孰云能補。然則戶羅之效。贊莫能窮。卽此二端。已足陶鑄舜堯。超踰周孔。自餘衆說。何待重陳。循是以推。法門八萬四千。具戒二百五十。弘通粹美。不可疵瑕。又可識矣。此依人道立說。舍佛無歸者一也。人靈

有智。要在求真。此又衆論所均也。然真有二種。有世間之真。有道理之真。世間之真。從想自分別而成。自智者觀之。非不可壞。展轉染習。暫見爲真。道理之真。爲智邊際。自非佛出。長夜茫然。必依此智。而後能成熟有情。必依此智。而後能修行六度。必依此智。而後能了達諸法。必依此智。而後能研習諸明。然則依心求智。此智爲最深。依智爲學。此學爲至諦。下至因明聲論。工巧醫方。衆技百家。舍斯無倚。所以俗間之論。稱哲學爲科學之總龜。上哲之資。識佛法爲哲學之宗極。爾乃旁行海表。研贊日多。寧有神州。反從闇懵。此依求真立說。舍佛無歸者二也。今之仁人。蒿目而憂世患。然世患之起。不外二因。一則求欲之心日增。一則資生之具日匱。兩相乖訛。禍患乃滋。計窮而以改革爲言。則驅衆人於犧牲之牢筴。道窪而以進化爲號。則導斯民於蛟蜃之香城。斯古人所以有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之憤言也。夫欲澄其流者。必先清其源。欲善其卒者。必致謹於始。故曰欲治天下。無擾人心。夫惟世尊。照知斯趣。故離欲之行成。則希求之心自無不絕。杜多之教設。則資給之事自無不充。雖非恆人所可驟幾。而令愚夫息其非冀。用以潛消禍亂。大莊生靈。慈儉之言。救時爲切。豈不勝於高言治道而補救甚微。獎勵富強而禍災隱伏者乎。就此濟生立說。舍佛無歸者三也。或疑至教絕世。

離羣。而於國土興衰。非其措意。甚至遠引釋種之亡。近舉五天之滅。以爲崇信佛法。無益邦家。審思其言。知爲巨謬。且如出愛王經。廣陳治國之術。雖外教經籍。不過如斯。菩薩戒中。見有宰官暴惡。專爲逼惱。憐愍衆生。襲行廢黜。不違淨戒。而有多功。固知湯武之師。猶爲世尊所許。然則御世撫物。道所兼該。隨類益生。況於治國。誠使人遵善法。比戶可封。則怨敵何有。不摧。民生何有不遂。此依救國立說。舍佛無歸者四也。凡此皆就其卓犖。略舉綱維。至於業果牽引之精微。過未緣生之深細。三界九地之閑肆。四智十力之希奇。無待數陳。羣知信仰矣。然鄉銘等所以經營斯院。衆力翹勤者。猶有三說。夫竺乾之教。大暢於支那。有承源於西土。而疏淪其支流。般若法相之宗是也。有特起於斯方。而轉傳於絕域。天台華嚴之宗是也。有在彼都甚微。而在中夏則爲極盛。禪宗是也。有由禹域傳習。而在今日反須外求。密宗是也。要之佛法之盛。次惟吾國。自唐以降。轉益陵得。雖時會使然。亦由弘法者漸少。反觀日本。則葆藏佚籍。還餉中邦。啓牖新知。早闡大學。卽此一事。我已後人。其他政法。概可知矣。今欲振此頽綱。還其舊貫。無講習研討之事。則業不能精。無結聚集合之規。則傳不能盛。又國立學序。佛學塵居哲學之一科。且以三藏淵深。畢生難罄。卽論綱要。已屬汪洋。往世儒流。未曾

深涉教宗。徒游目於法苑珠林五燈會元之類。已欲譏訶聖道。肆彼雌黃。世謂其愚。曾無自覺。夫研討學術。必先多聞。謗佛之夫。尚宜深究羣書。言非容易。況誠心事佛。而不具文義。二持將何以軌範羣倫。闡陳至理。所以起建精舍。招致生徒。冀以數歲之功。略探方等之要。然後自修者。益堅其信解。化物者不謬於指歸。抑佛法衰頽。緇素皆尸其咎。在苾芻宗風未絕。將來必有中興。在白衣則清信趨多。此日宜分鉅任。任之鉅者。無有過於傳法。借觀近日仁山居士之行事。固知人能弘道。焯爾無疑。鄉銘等雖智謝前修。敢忘嚮往。用是剏設斯院。繇歷兩春。依三寶覆護之恩。始得規摹。物具今則徒侶漸集。講肆將開。恭惟大師行高識遠。超悟辨達。得三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根源。加以兼解儒玄。旁通象寄。荷擔大事。救拔羣生。秉四無量之心。成常不輕之行。既一方之不滯。豈衆欲之能違。伏願俯順羣誠。卽移真馭。令鄉銘等皆依矩範。令學人輩皆有師承。庶幾莊嚴大乘。顯揚聖教。洗衆庶多愆之累。牖世間未啓之明。將見宇宙朗融。羣生樂利。經曰。以法供養。爲供養第一。論曰。菩薩圓滿施度。已能證無上正等菩提。惟大師留意焉。鄉銘等不任佞性之懷。謹疏。